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A/ 41/939  
S/18495

3 December 1986

CHINESE

ORIGIANL: ENGLISH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43 和 9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塞浦路斯问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一年

1986年12月3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86年12月3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厄泽尔·科拉伊先生给你的信。

请将此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2、43和99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伊尔泰尔·蒂尔克门(签名)

86-33312

附 件

1986年12月3日

厄泽尔·科拉伊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对于1986年11月20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信(A/41/858-S/18466)中的指控以及1986年11月26日希族塞人在第三委员会的谩骂,我声明如下:

希族塞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谈论人权的人。他们企图摧毁土族塞人在岛上的存在、文化和生活方式,破坏了所有的人道主义规范。他们把恐怖主义带到了塞浦路斯,1963年在希腊军事援助下野蛮地袭击土族村落,攻击五个主要城市的土族住区。他们的目标总是土族塞人平民。

希族塞人怎能期望我们忘记在万人坑里发现的土族塞人男、女和小孩,被他们的邻居、希族塞人残忍肢解和杀害的悲剧。现在他们如虐待狂似地,希望重复他们在塞浦路斯引起的恐怖。如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所述的那样,土族塞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追捕、在路上和甚至从医院床上被劫持而永远失踪,住宅在晚上被袭击、小孩在浴池里被屠杀,土族塞人被赶入特定地区在“名符其实的包围”之下忍受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可怕折磨。这是1964年安全理事会设立联塞部队派往该岛时,设法终止的一种局面。

以下是1963至1974年期间,希族塞人领导人侵犯土族塞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某些最突出的例证。

土族塞人的生的权利,受到希族塞人领导人1963年发动的,仔细筹划和协调一致的攻击。这种攻击时断时续持续至1974年。这种完全无缘无故地袭击土族塞人生命的公开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土族塞人。

当时两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希族塞人精神和政治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1962年的一次演说里,对这种灭绝土族塞人的政策提供了最生动的解释。当

时，马卡里奥斯宣布：

“构成土耳其种族一部分的这一小族人，一向是希腊人最可怕的敌人。在他们被驱逐之前，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埃奥卡”英雄们的任务不能视为已经完成。”

这项报复政策立即开始执行。1963年12月之后，大规模屠杀、绑架和肆无忌惮地破坏财产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和手无寸铁的土族塞人天天面临的灾难。这样野蛮、预谋地杀害土族塞人的行为，规模不等地一直延续至1974年，达11年之久。

可笑的是，是马卡里奥斯本人在著名记者奥里安娜·法拉西 (Oriana Fallaci) 的采访中透露了拟订这项灭绝计划的邪恶心态 (《历史的采访 (Interview with History)》Ha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76年，第13章，第318页)。马卡里奥斯回顾当时的情景说：

“...有一天，约安尼德斯在桑普森的陪同下来见我，为了秘密地向我解释可以解决一切的一项计划。他向我鞠躬，很尊敬地吻了我的手，然后说：‘主福，计划是这样。在全岛各地，突然地攻击土族塞人。将他们一网打尽。’.....”

我们要记得，当土耳其采取和平行动阻止希塞统一，解救土族塞人免于被歼灭的时候，这项灭绝计划的共同起草人之一是希腊领导人 (约安尼德斯)，而另一个人，即桑普森，在1974年7月15日希腊政变之后，在塞浦路斯被任命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臭名昭彰的阿克里塔斯计划的以下摘录 (联合国1978年5月30日第A/33/115号文件)，证明约安尼德斯和桑普森的邪恶阴谋，在希族塞人全部领导人所拟订的最后灭绝计划里得到如实的反映。该段内容如下：

“...使土族人恐慌；立即向他们显示我们的实力；打垮他们的抵抗；要迅

速行事，使外来的保证或介入无济于事。”

几百名手无寸铁的土族塞人被即刻处决，几百名被劫持，永远失踪了。这项残暴的阴谋计划开始执行的头几天，就失踪203名土族塞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被派至这个区域负责解决问题任务的当时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过去的历史有另一种模式(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对这段期间土族塞人的可怕困境和希族塞人领导人的邪恶心绪作了如下叙述。乔治·鲍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英文)第345页写道：

“马卡里奥斯主要关注的是阻挡土耳其的介入，以使他和他的希族塞人可以继续兴高采烈地屠杀土族塞人。”

在同一页中，他回顾说：

“我在塞浦路斯的日子，有三个或四个情景鲜明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在南海岸的利马索尔发生的屠杀，我记得，约五十名土族塞人被杀死了——有些人是在推土机撞破他们脆弱的房子后被压死的。第二天，当马卡里奥斯和我一起走出会场时，我严厉地向他说，这种野蛮行为必须停止，他必须终止这种暴行……我告诉他：‘世界不会袖手旁观，让你把这个美丽的岛屿变成你私人的屠宰场……’。”

在(英文)第347页里，乔治·鲍尔得出了必然的结论，希族塞人

“只希望由他们为所欲为地屠杀土族塞人。”

1963年至1964年的危机导致大规模流亡，在103个土族塞人和混居村庄中，有25000名土族塞人离开了家园。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对土族塞人居住地发动恐怖攻击，企图迫使土族塞人接受剥夺他们权利的宪法上的改动。希族塞人企图执行的《阿克里塔斯计划》导致塞浦路斯两族实际的分裂。希族塞人的领导人愤怒谴责土族塞人的领导人曾推动人口混合的进程。不过，土族塞人无须

匆忙离开他们被烧毁的家园或逃离经常处于屠杀恐怖下的村庄。 还要指出的是，迫使其土族塞人邻居迁走是符合希族塞人村民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占据其家宅、田地和果园。 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尽量鼓动流亡。

屠杀土族塞人的事件遍及各地，规模很大，联塞部队发掘的那些人坑是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惨无人道行为的不可辩驳的见证。 根据这种官方的灭绝政策，1963年12月阿伊·瓦希尔（瓦希里约斯）（**Ay Vasil (Ayios Vasilios)**）的土族塞人平民被赶尽杀绝。 后来美国红十字会在该村庄附近发现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葬在一起。 1974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位于塞浦路斯岛南部海岸的三个村庄——塔斯肯特（托克尼）（**Taskent (Tokhni)**）塔特里苏（马利）（**Tatlisu (Mari)**）和特拉兹（齐伊）（**Terazi (Zyyi)**）——中手无寸铁的土族塞人居民被行刑队包围和杀害后，由堆土机将尸体推入万人坑掩埋。 该掩埋场所后来被联塞部队在利马索尔附近发现。 但希族塞人的“国民卫队”阻止联塞部队进行必要的调查。

希族塞人在塞浦路斯北部中央平原上的三个村庄，也犯下了野蛮暴行。

1974年8月14日上午，一群“国民卫队士兵”和“埃奥卡”（第二期）恐怖主义份子进入阿特里拉（阿洛阿）（**Atlilar (Aloa)**）村，逮捕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 这57名村民的结局是迅速的和残酷的。 他们被用自动武器打死扔进冷血杀手为他们准备的沟里。 几天后，联塞部队把他们的尸体挖掘出来时，尸体几乎无法辨认，因为堆土机已将尸体压得尸身残缺不全了。 阿特里拉（阿洛阿）的居民中只有三人幸免于难。

穆拉塔加（马拉萨）（**Murataga (Maratha)**）和桑达拉（桑达拉利斯）（**Sandallar (Sandallaris)**）村中手无寸铁的居民的结局也是突如其来。 同在阿洛阿一样，受难者被一辆堆土机埋在沟里。 1974年9月1日从万人坑挖掘出残缺不全的尸体共有139具。 其中有出生才5个月的 **Hayriye Arif**、18个月的 **Kahan Kamil Meric** 和16天大的 **Selden Ali Faik**。

外国通讯社对土族塞人被残酷屠杀有关报道，是希族塞人所犯严重罪行的不容置疑的见证。1974年7月24日，Jean Neuvencelle 在《法兰西晚报》上报道：

“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可耻的事件。希族人烧毁土族人的清真寺，并在法马古斯塔附近的村庄里放火烧毁土族人的住房。手无寸铁的土族村民生活在希族袭击者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之中。他们撤出家园，住到树林中的帐篷内。希族人使用火箭筒把土族村庄搞成一片混乱。希族人的行为是人类的耻辱。那些能够逃命的土族人逃到附近的山中，眼巴巴地看着对他们的家园遭到无情洗劫。”

1974年7月23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在希族人对利马索尔附近一个土族小村庄的袭击中，200村民中有36人被打死。希族人说，他们受命在土族部队到达之前杀死土族村庄中的居民。”

1974年8月13日，美国联合通讯社的 Peter Arnet 对希族塞人的暴行作以下报道：

“在塞浦路斯暴行终于发生。希族塞人在阿拉米诺斯 ( Alaminos ) 村施展了恐怖屠杀……

“这是个两族混居的村子，但希族在战争的头一天就压服了为数不多的土族防御者，统治了这个村庄。但在阿拉米诺斯巡逻的年轻奥地利人，尽管军装挺括、笑容可掬，却显然不能对付这个在青山之中风景如画的村庄所遭受的日益升级的灾难。

“……阿拉米诺斯村已经成了新闻，因三星期前发现13名土族塞人被杀。联合国的一次调查表明，这13个人是被行刑队打死的。

“对于村中剩下的少数土族人来说，前途黯淡。”

这就是被“希塞统一”的狂热迷住双眼的希族塞人在长达11年时间里对手无寸铁的土族塞人所犯下的暴行。这些土族塞人唯一的罪行就是，他们是土族并想在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中保存自己作为伙伴的权利。

1963到1974年的十一年是黑暗的年代。在此期间，塞浦路斯的土族人被无情地剥夺了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中最为神圣的权利，即生命的权利。

不用说，在这段时期内，土族塞人的其他人权和基本自由也遭到野蛮压制。土族塞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被中止，公民和政治权利遭否定。联合国秘书长那段时间的各份报告载有证明这个事实的大量记录。

具有讽刺意味和是非颠倒的是，那些践踏了土族塞人一切可以想见的人权的人现在居然装扮成受害者。上述情况表明，希族塞人严重侵犯土族塞人的人权，是他们蓄谋的政策。希族塞人的歇斯底里行径并不能掩盖他们在1963年和1974年塞浦路斯两次政变中的严重罪责。

希族塞人否认存在1975年居民交换协议，这是徒劳的，但这正符合他们自古以来自己签字墨迹未干便又抵赖的习惯。

土族塞人方面认为，1975年8月2日于第三轮两族会谈时在维也纳达成的居民交换协议对双区体制原则和土族塞人至关重要的安全考虑，是问题的关键。

关于是否存在第三轮维也纳会谈所达成的那份协议，联合国秘书长1975年8月5日给安理会的临时报告(S/11789)中具体明确地提到了这一协议。该报告的附件载有第三次维也纳会议后于1975年8月2日发表的公报全文。联合国秘书长1975年9月13日第三份临时报告(S/11789/Add.2)又明确谈到该协议的执行问题。

面对着确实存在这一协议的大量证据，希族塞人方面否认这一协议，或企图在名称上做文章加以曲解，拒绝称之为“居民交换协议”，这都是不屑一顾的。从

1975年8月2日维也纳公报的有关部分可以看出，该公报所载的协议有两个主要内容：

- a. 就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分别迁往北方和南方达成了协议；
- b. 这种迁居将是完全自愿的。

“自愿”概念贯穿协议全文。特别是在第1项和第3项中。仍留在南方的土族塞人对“自愿”概念作出了一致的反应，决定在联塞部队的协助下，集体迁往北方（参见联合国秘书长1975年9月13日第三份临时报告（S/11789/Add. 2））。

那些不顾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非法禁止，而力图移居北方的人，不得不抛下全部财产并承担很大风险，一旦落入希腊军队和希族塞人军队手中，将遭到各种惩罚，甚至被杀害。

例如在1975年6月25日，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48名土族塞人在试图越界迁往土族塞人区时遭到希族塞人警察和士兵的拦截，他们受到毒打并被赶回原地。在更早的1975年3月13日，一名土族塞人妇女和她四个月的婴儿在试图去北方的路上受到希族塞人机动巡逻队的拦击，该妇女受重伤，该婴儿则被自动武器打得遍体弹痕。此外，在1974年11月12日，两名土族塞人妇女、一名少女和两名幼童付给一希族塞人出租汽车司机300塞浦路斯镑，让这司机载她们去北方，而该司机抢劫财物之后又残忍地将她们杀害。据称该罪犯在认罪时说：“是我杀了她们。她们是妇女儿童，但她们是土族”，这不但悲惨，而且发人深省。

引述以上的具体事例可以说并不是为了重揭伤口，因为土族塞人方面决不会从人民的苦难中渔利。引述这些事例正是要再次表明，居民交换协议是在什么样的悲惨而又真实的情况下诞生的。1974年后，一共有65000土族塞人迁移到塞浦路斯北方。



希族塞人显而易见企图托庇于欧洲人权委员会 1976 年 7 月 10 日的报告，徒劳地指望国际社会忽略以下情况：

1. 欧洲人权委员会在编纂报告时故意略而不顾土族塞人方面提出的指控和有关证据。欧洲人权委员会采取这种令人不解和明显偏袒的态度，导致其报告中谬误偏见百出，丧失了同该委员会过去的声望和信誉相称的任何价值。

2.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是核准欧洲人权委员会报告的最高机构，该部长委员会于 1979 年 1 月 20 日决定不批准和不通过上述报告，这是毫不奇怪的。事实上，部长委员会认为，应当把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连同该委员会拒绝考虑的土族塞人当局的全面意见一起分发。此外，部长委员会强调应当也只能通过该岛两族间有意义的对话，才能找到塞浦路斯问题一切方面的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

希族塞人企图用虚假的指控损害土耳其形象，是他们坚持执行的消灭塞浦路斯两族性质的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一政策是由臭名昭著的《阿克里塔斯计划》所决定的。这一大规模屠杀和摧毁本岛一切土耳其人和土耳其事物的计划的炮制者们，仍在领导希族塞人，仍然毫无改悔地玩弄恶毒伎俩，对全世界掩盖塞浦路斯的真相。

我幸免于 1963—1974 年大屠杀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将继续在土耳其的崇高援助下抵抗昔日伙伴的罪恶图谋，以使真理永存。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12、43 和 99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为荷。

代表

厄泽尔·科拉伊（签名）

-----